
闭幕致词

【竹内整一】 这次研讨会即将结束了，请末木先生代表日方致闭幕词。

【末木文美士】 讨论越来越热烈，相互的理解也越来越深了，本来很想把这个讨论继续发展下去，但很可惜闭幕的时间到了。我想再次感谢为了招待日方参会者，而为这次研讨会的筹备和本日会务费心的卞崇道先生等中方主办人员。也想感谢担任文章和口头翻译的各位学者。

这次研讨会以“东亚生死学”为主题，其中没有韩国这一东亚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令人惋惜的，但是仅仅在中日两国之间，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可讨论的问题。昨天有位学者注意到日语里说“死生学”，中文里说“生死学”，这一事实似乎意味着中日之间对死与生的侧重点不一样。我觉得，会议的讨论也体现了日方学者重视死的问题，中方学者重视生的问题，这样的区别。这种区别，一方面是来自两国长期积累下来的传统的区别，另一方面可能跟两国所处情况的不同有关系。中国正在发展，也追求今后的发展，与此相比，日本的文化和社会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正面临着界限。两国学者的态度也许反映到了这种不同。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不应该只顾死亡问题，应该学习中国追求发展的劲头，另一方面，我也希望中国同仁在追求发展的同时，也思考发展的后果。这可能是我们今后该研究的课题。

这次研讨会的会场，赵家楼饭店是过去五四运动的出发点，也就是说抗日

运动出发的历史性场所。我希望这个历史性场所，今天能够成为中日两国相互了解的新的出发点。

这次中日双方都有很多年轻学者参与，只可惜除了一部分人以外，没能充分发表观点。但我希望也相信以后他们的研究会带来新的发展。谢谢。

【竹内】 下面请郑晓江先生致闭幕词。

【郑晓江】 两天的中日东亚生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即将告一个段落。一般来讲，人的生命自觉，首先应该是生与死的自觉。这种自觉也将缠绕着人类的始终。但是，自从近代以降，科技至上，经济至上，物质主义、享受主义的盛行，人类的生死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被遮蔽而不显。二十一世纪是人类生死意识的重新觉醒的时期，那么我们中日两国的学者应该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兴起的死亡哲学的基础上，在二十世纪初，作为一门科学的死亡学的基础上，在二十世纪60年代兴起的死亡教育的基础上，在二十世纪90年代确立起来的生死学和生死哲学的基础上，对学科的研究和问题的研究共同地加以推进。今天我们中日两国学者聚集一堂，召开了首届中日国际生死学的研讨会，应该讲是一次继往开来的会议。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由于主办方和协办方的努力，特别是由于卞崇道先生的努力，也由于中日两国学者的共襄盛举，会议共收到了十八篇论文。刚才靳凤林博士已经对发表的日方的四篇论文、中方的四篇论文，作了高度的综合性的阐述。我不一一再讲了。那么我觉得所探讨的问题的广泛性和深入性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那么不仅推动了有关生死问题的研究，更加重要的是交流了中日两国学者的看法。而且奠定了中日双方在东亚生死学研究继续密切合作的坚实的基础。

两天的会议是短暂的，而东亚生死学的研究是长期的。各位代表，我非常希望在适当的时期，中日学者在东京再次相聚，继续探讨东亚生死学的相关课题。我们非常感谢日方学者不远千里来到中国，参加这么一次学术盛会。也感谢各位来宾、各位中国的学者，以及年轻的学人。为这次会议的成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最后，要预祝各位代表返程中一路顺风，也预祝各位代表身体健康，万事

如意，学术成果丰硕。谢谢。

【王守华】 学术研讨会圆满结束！